

評彈藝術

第一集

苏州评弹研究会編

评 弹 艺 术

苏 州 评 弹 研 究 会 编

第 一 集

一九八二年·北京

评 弹 艺 术 第一集

苏 州 评 弹 研 究 会 编

中 国 曲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一 一 〇 一 工 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插页2 印张 $8\frac{5}{8}$

字数：184,000 印数：01—4,600

1982年12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号：10227·037 定价：0.68元

为评弹艺术题词

为评弹艺术题词
郭绍虞

绝技论评弹，可云再创作。惯于旧书事，仔细加疏凿。舌底起波澜，胸中具丘壑。无处偏生有，死处讲得活。俚语与雅言，搜罗成说白。信手拈来用，卓卓文章伯。

妙技配妙奏，吴侬音声软，娓娓儿女情，铮铮关西汉。

维妙维肖处，佐以歌喉啾，曲终复奏雅，更觉鲜遗憾。

艺术求进步，钻研不自满，纵到百尺竿，仍添登攀感。

一九八二年五月

一九八二年五月

一九八二年五月

一九八二年五月

目 录

书名题字.....陈 云 (封面)

笔 谈

向评弹学习.....陆文夫 (1)

如何争取新听客.....石 林 (3)

评弹要就青年.....奚五昌 (5)

我认评弹.....汪景寿 (7)

看评弹演员化装、服装有感.....华君武 (9)

门外谈艺：评弹畅想篇.....陈虞孙 (10)

话说评弹.....陶 钝 (14)

评弹知音谈评弹

——记曹禺与杨振雄、杨振言的一次促膝

长谈.....劳为民 (16)

台下寻书.....王朝闻 (20)

《三笑》的整理和加工.....徐云志 口述 (90)
王卓人 整理

弱小的强者

——听《抛头自首》.....左 弦 (109)

编写弹词《秦香莲》.....陈灵犀(123)

懂、通、松、重、动

——我的演唱经验.....姚荫梅 讲述(132)
洪子元 整理

书坛辩证法三例.....吴子安 口述(145)
肖 古 整理

徐云志的艺术道路.....周景标(150)

字字得来非容易

——金声伯的学艺生活.....张棟华(173)

走上书台.....曹啸君 口述(186)
小 寅 整理

嫩叶商量细细开

——记青年演员倪迎春.....舒 眉(190)

《白蛇传》弹词的演变、发展.....路 工(196)

苏州评弹口诀.....芳 草(242)

记王三姑

——弹词史札记之一.....关德栋(260)

程鸿飞和他的《野岳传》

.....潘伯英 口述(266)
方 文 整理

编后记.....(271)

陈云同志《目前关于噱头、轻松节目、传统书回

郭绍虞同志为《评弹艺术》题词.....郭绍虞(封三)

· 笔谈 ·



向评弹学习

陆文夫

“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文章贵在创造，怎么能抄呢？可是话也不能说死，文章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写文章的人必须向各个方面学习：向生活，向别人写的文章，向各种艺术形式学习。东学一点，西学一点，如果把这种学习也叫作抄的话，也说得过去，所以“天下文章一大抄”的话，至今还挂在人们的口头。

我没有抄袭过别人的文章，却向苏州评弹抄过不少东西：它的叙事方法，布局结构，细致入微，幽默风趣以及吴语特有的语式语气，都使我得到莫大的教益。文化大革命前，我有时是带着笔记本进书场的，所以有人说我的某些短篇小说象苏州评弹。我不赖，这恐怕就是抄的痕迹。

其实我并不懂苏州评弹，也不是老听客：虽然能讲苏州话，也并不道地，碰到特别软的字眼就调不转舌头。我爱上苏州评弹，那是在我开始写小说之后。那时我为写小说而苦恼，总觉得手法不灵活，枯燥乏味；一枝笔收拢了洒不开，洒开了又收不起。一听评弹，十分敬佩。我觉得它在表现生活和思想时，几乎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写小说只能用两种人称，即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而且是一竿子到底。苏州评弹可

厉害了，它把一二三人称一起用，随时随地可以跳动。刚刚是用第一人称的‘我’来叙述我之所见，顷刻间琵琶叮咚：“她那时……”第三人称来了。刚刚是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某人遇险，头一转：“僚格息辰光要是勒浪格闲话，保险僚也要吓得瑟瑟抖，僚哪亨会勿怕呢……”（你那时要是在的话，僚连你也要吓得发抖，你怎么能不怕呢……）好，第二人称又插进来了。文字和口头的表达当然有所不同，如果写小说时把自己设想成是一个评弹演员坐在台上，那就有许多方法可以借用。

小说的枯燥乏味，大多是由于缺少对生活的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引起的。苏州评弹似乎从来不存在这一缺点（除掉少数编得仓促而马虎的新书），尤其对刻画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更为拿手，简直是呼之已出，就在身边。我特别佩服说“弄堂书”的本领，“弄堂书”相当于小说中的过场和必要的交代，很容易写得松散而乏味。可是说“弄堂书”的同志总能用各种方法使人听得津津有味，而且愿意‘明日趁早，且听下档。’我琢磨其主要特点是在于承上启下，承上是叫听客对已知的内容有新的发现，启下是把某种悬念紧紧地抓在手里，同时在语言、唱功、表演上特别卖力。也就是说这一段文字要写得特别生动而优美。评弹叙事总是洒得很开，拉得很远，但我发现它在洒得很开时，手里总是紧紧地握牢一根线头，到时候把线一拉，抛出去的球就会滚回身边。

苏州评弹的语言是很生动，很优美，很有表现力的，可惜的是我不能用吴语来写小说。《九尾龟》是用吴语写的，不懂苏州话的人看起来非常吃力，何况吴语也和许多地方语言一样，许多传神之处没法用普通话加以翻译。我只能学习它的语式和语气，使语言平和、不急、没有太多的强烈之处，同时吸收一些读音不同，字面能懂的方言，如“赌七搭八”、

“石骨铁硬”、“滴溜滚圆”等等。

我对苏州评弹学习得很不够，大体上就抄了这么一点。

如何争取新听客

石林

最近有机会到苏州一趟，有一次经过书场门口，想进去探访几位若干年前认识的弹词演员。不巧，他们都不在。那天是下午，弹词正在等待开场，书场入口休息处，已经坐满了一排听众。我目光扫视了一下，都是年过花甲的垂垂老者，有的还捻着胡须，互相谈着他们有兴趣的事儿。我又向场子里环视了一下，观众却寥寥无几。于是走到书场门口一看，只见演出广告上登的是××评弹团的长篇《状元谱》。啊，我明白了，这又何怪乎观众的既老又少呢？由此联想到一个较为重要的话题，叫作苏州评弹的兴衰。

我听过一点苏州评弹的“书”，深为这种精巧活泼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所吸引。数百年来，它一直繁衍下来，在吴语区的广大人民中生了根，这绝不是偶然的。评弹，它是一种专业化的讲唱文学，历史悠久。据说，解放前后一段时间，曾经盛极一时，仅苏州市一地，就有好几个评弹团，从业人员达到五百人以上。除了正式的书场以外，茶楼酒肆到处见到兼业书场。近二十年来，可算是逐渐衰落下来，原因何在呢？大约有以下诸端：一是这许多年来，没有什么人吃闲饭了，能够有空听长书的人，越来越少。二是文艺活动的形式的多样化。“空中舞台”（电视广播）的扩大。三是老听众喜欢听的“书”，新听客不一定喜欢听，有的书目就不喜欢听。四

是新创作一直跟不上。五是新流派、新表演风格出现甚少人才出众的演员难得。其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四、五两条。

一个曲种要兴旺发达，须得不断获得新的观众。苏州评弹如果没有大量的新的观众，它就必然走向衰落的道路。新的观众不言而喻就是青年。青年也喜欢听老故事，有些老故事的生命力是历久不衰的，例如《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名著中的故事。苏州评弹另有一套传统书目。这些书目现在值得回过头来仔细考察一番：何者可留，何者可去；何者可以仍然上演，何者只能作为资料。总之，传统书目中应保留青年人感兴趣的、对他们有一定的教育或审美价值的部分。说书的方式也要有所改变，不能象老式说书那样拖拖拉拉，要讲究适当的剪裁，最好每场书能说完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再一点非常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创作的书目，或者创造性的改编的新内容的书目。青年人（也当然包括中老年人），总不能老听些“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的陈词滥调吧。我们应该理解和尊重青年人的文艺爱好，解放后也有不少写得相当成功的现代题材小说，其中尤其是中、短篇有不少是可以利用的。这比起要评弹演员自己创作要稍为容易一点。已经有不少经验说明青年听众喜欢听新作品，作品中要有新的人物，新的思想，新的道德观念。

其次，要求新演员有新的表演风格，苏州评弹曾经产生了许多杰出的表演家，其中一些人堪称表演艺术的大师。毫无疑问，这些宝贵财富应当继承。但是要表现现代的新人物，就需要有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评弹要表现社会主义的内容，要体现新的时代风貌，这就向演员提出了新的课题。这里，墨守成规是不行的。原封不动的照搬，老腔老调也是不成的。对流派唱腔也要一分为二，不能为流派而流派，有的演员，

不问角色如何，一律唱得嗲声嗲气，即使下面场子里一片掌声，我看这种演唱也是不足为训的。现在的青年演员，不少人文化仍然不高，有的守前人之成就就不易，发展就更难了，这件事深为可虑。希望有志的青年演员，加强自学，培训青年评弹演员的学校或机构，也要努力抓紧对青年的文化知识的教育。

苏州评弹应当努力振兴起来，应当在内容上和艺术表演上超越前人。

评弹要就青年

吴五易

评弹如何就青年呢？谈谈我个人肤浅之见。

首先，我们屁股要坐在青年一边，这就是陈云同志所说：“不是青年就评弹”。因此每个演员思想上要确立为青年服务的群众观点。

其次，要针对青年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在书目内容上，表演技巧上，敢于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对评弹进行大胆的改革。

青年的性格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朝气蓬勃，喜动不喜静。如果现在台上说书，仍象老先生一样，文质彬彬，甚至立也不立起来，你以为这样是炉火纯青，其实这样与青年性格特点是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要适当增加表演，使书在台上活起来。另外上下手书要均匀些，搭配紧凑些。现在有些

双档，往往由上手包下来，下手偶尔插几句，或者唱一两档篇子，使人感到松松懈懈，有些下手，嘴里喊一声“啊……呀”，捧起像性唱一段唱词，尽管你苦啊苦，但毫无感情，怎么能扣人心弦呢？怎么能叫好动的青年坐得住呢？还有一点，青年的脾气比较爽直，如果你在书台上横也穿插，竖也穿插，东勒西勒，不行书，青年也会坐不住的，说书要做到“删枝截蔓，干净利索，让人真正听到书。”著名评书演员刘兰芳这样做了，所以能受到青年听众的欢迎。

青年思想敏感，接受新事物快。欢喜猎奇，追求新的。如果说书，依然老书老说，旧调旧唱，也难引起青年听众兴趣爱好的。金声伯说的传统书目，因为他能“老书新说”，“常说常新”，富有时代感，放的噱头，大多数是产生于现代社会中常见的可笑现象，符合潮流，就较易为青年所接受。当然，为了就青年，能创作一些现代书目，那就更好了。上海评弹团演出中篇评弹《春梦》盛况空前，青年听众占绝大多数，充分证明，青年是喜爱评弹的。

要分析现在一代青年，受“四人帮”毒害最深，他们对历史缺乏了解，他们对祖国文学遗产有些陌生。要就青年，评弹必须以普及为主。在演唱时，要废除陈旧的，已经死亡的四六句子；让青年真正听得懂，然后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

要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走一些弯路。我们不要随便斥责改革者“不姓评”，或者说他是“野路子”。应该提倡正确的文艺批评，循循善诱，以理服人。往往“野路子”里也有可取之处，甚至是新流派的开端。我们应该积极地支持新流派的形成产生，因为新流派是振兴评弹的主力军。

我 认 评 弹

汪景寿

俗话说：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参加全国曲艺优秀节目（南方片）会演初听评弹，已过数月，“余音”仍象影子似地伴随着。岂只“绕梁”，真正的跨越千山万水了。跟我一起在苏州听评弹的加拿大石清照教授和美国白素贞教授也为动人的评弹艺术所倾倒，兴奋地说：“有朝一日评弹去了北美洲，肯定会受欢迎。”

以我初听评弹的粗浅体会：苏州话虽不好懂，但舞台上字幕，演员表演的真切，有所领悟，也不难，真正有乡土之气和民族风格的艺术形式，常常不受语言或地区的限制，刚刚进入似懂非懂的境界，似曾相识之感便油然而生。这里所说之“识”不是别的，就是评弹艺术醉人的“土气”，也就是江南水乡的娟秀清新之气。亦即评弹艺术所体现的浓郁的民族风格。不论是杨振雄兄弟别具一格的“手面”，还是侯莉莉婉约动听的唱腔，不论是朱雪吟“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还是邢晏春、邢晏芝令人耳目一新的表演，无不散发着“出污泥而不染，灌清泉而不妖”的“土气”。人们常说：评弹姓“评”，其实还可以说：评弹姓“苏”。正是苏州一带江南水乡的秀丽之气养育了评弹艺术之花。这次，临其境聆听评弹，特别是注目于台上下水乳交融、心心相印的感情交流，不禁想起苏州一带人们常说的：评弹认我，我认评弹。

十年动乱，无奇不有，评弹艺术也遭过劫。在“四人帮”

这些数典忘祖的败类看来，以“土气”为生命的曲艺必须“改嫁”，而冠之以堂皇吓人的口号。他们强令评弹改革语言，美其名曰为更广大的人民服务；他们诬蔑评弹为“靡靡之音”而要代之以所谓“激昂慷慨”，美其名曰“革命”；他们强令评弹由娓娓动听的弹唱变为火爆热闹的表演，大概是怕“乱”得不够，等等。读了左弦同志的《评弹艺术浅谈》，了解到“四人帮”倒行逆施之残暴简直令人发指，而评弹艺术历经如此残酷考验，“我自岿然不动”，“土气”不减当年，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土气”，似乎有点不大中听。其实，东来顺的涮羊肉，王致和的臭豆腐，苏州的芝麻饼，上海的奶油豆，哪一样不是本乡本土的“土气”的结晶呢！果真不要土气，放在一个锅里煮，就成了令人作呕的大杂烩。苏州园林之美誉满天下，又何尝不是“土气”。美国朋友不惜工本加以模制，着别眼就在于那沁人肺腑的“土气”。“土气”是民族风格的重要体现。评弹艺术“土气”重，民族风格也浓，这是它的精髓所在，也是历久不衰、本固枝荣的重要根源吧！

评弹艺术靠着醉人的“土气”，一下子征服了我这个初入仙山探宝者，也征服了不远万里而来的外国朋友。这一点“土气”无论如何是要坚持的啊！

由此联想到曲艺革新中一些不良现象。有的所谓“革新”，说穿了，拿“土气”开刀，跟民族传统开玩笑。岂不知，如果“土气”真的没了，传统真的断了，曲种早荡然无存，又有什么改革可说呢！尤为甚者，就是舞台上那种皮毛的“洋化”。君不见，头发怪里怪气的，声腔洋里洋气的，动作花里呼梢的，脚根越来越高的……虽则自以为美，却令有识者哭笑不得。一些外国朋友惋惜地说：何必去学我们早已丢弃的垃圾呢！如果丧失“土气”，背离传统，那就不是什么方兴

未艾的“新秀”，而是早晚被无情的岁月冲刷尽的“新锈”！
有感于此，愿再重复一遍：我认评弹！

看评弹演员化装、服装有感

华戎

从青年时代起，我就爱听苏州评弹。一九三八年我到北方去了，在北方当然听不到评弹，记得文化大革命前，快到午夜十二点钟，北京居然可以听到江苏电台的评弹节目，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再就是出差江浙，有机会就听听评弹，评弹的音乐一起，浑身细胞都感到适意。我只是喜欢，并不内行。

评弹是我们汉民族、民间的艺术形式，在抗战前，无论在上海或者苏州，只要一进书场，就充分感受到这种中国气派、气味，它的音乐、说唱、表演手法、评弹演员的化装、服装，乃至风度(台风)，无一不使你感到，这是我们中国的。当然也有不好的，在书场里买小吃，鸭翅膀的骨头、西瓜子壳吐得满地，随便讲话，随地吐痰，书场秩序并不好。这些，解放以后都有改进了，除掉随地吐痰似乎还在继续。

近年在听评弹时，也有一些感想，提出来请评弹演员指教。

一是演员的化装，打扮。中国人是东方人，有东方和中国美的标准，西方人就有西方美的标准。但是我们的演员同志却去模仿西方人的化装，睫毛长长的，眼皮蓝蓝的，嘴唇血红的，甚至衣服和色彩都使人感到是“新潮派”。我在今

年四月上海《新民晚报》画的《中西结合》漫画，就是有感而画的，请演员不要生气。我认为评弹演员除了用艺术来感染、教育观众外，台上的化装、衣着式样也同样在提高观众的美的欣赏水平。至于演员平时的穿着打扮，都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和选择，也无须别人来指指点点，我说的是在台上。

二是每逢冬季，江南的书场，很多是没有取暖设备的。我从北方来，穿得厚厚的，坐在书场里还感寒气。可是为了演出，演员们还穿得那样单薄，有时看到她们用手绢在悄悄地擦一下鼻孔，我总有种说不出的敬意，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歉意。其实，穿一件丝棉袄又何尝不可呢？我又想，中国画里，也有画美女赏雪的，戏剧里也有出塞的王昭君，披着一件猩红色的斗蓬不是既有民族的特色也很美吗？如果披上一件斗蓬，手挥琵琶或三弦，真是漂亮极了，这叫实用和美观相结合。

男演员如何办？我还想不出来。长衫、干部服，似都不理想，好在我还没有看到穿西装的男演员（相声演员已经出现了），就只好将就过去了，但是化装上也有把脸搽得太红的。

一九八二年四月于北京

门外谈艺：评弹畅想篇

陈震孙

我自幼爱评弹，但到老依然是门外汉。

我在小学时代就爱听书。故乡江阴城里一家茶馆叫“二侯祠”，常有书场，极盛时，场内还设妇女茶座，城里乡绅家比较开通的老太太，颇有些来听书的。那时，我常跟了小叔去听

书，听的多半是大书，有《水浒》、《岳传》、《三国》、《封神榜》之类。那时我在小学的同班里，盛行着偷看小说的风气，看的正是《水浒》之类的小说。而说书人口里的书，都是我在小说里看不到的东西，因此特别引起我的兴趣。而且说书人各有特色。有的在插科里说些时事新闻，有的则在插科里，引经据典。我记得有一个说《封神榜》的，说到龙的时候，插了一段关于“龙生九种”的解释。听了不仅从噱头里得到轻松享受，而且还得到了知识。那时听的书都长篇连说一个月光景，听上了瘾，便要天天去。对于小书，我那时的兴趣不大。因为小书内容都是《三笑》、《珍珠塔》、《玉蜻蜓》、《双珠凤》、《描金凤》、《落金扇》之类。形式亦单调，男单档，一支三弦。这些小书，我几乎没有听过。时隔十多年之后，我到上海的时候，情形就大变了。那时上海已有了大的书场，女演员多起来了，双档多起来了。说、噱、弹、唱有了全面的发展，当然内容上为了迎合听众的庸俗趣味，谈不上什么健康的发展。特别是广播事业的发展，使弹词的开篇与广播里广告相结合，有了发展。但是评话在听众中还保持其一定的地位，比如，我还是许继祥的《英烈》的爱好者。那时，我常为他的后期肺病的情形而担忧。我常常这样想：说书人，不论说大书或小书，原先是和江南广大的农村建立着牢固的联系。虽然他们活动的阵地主要是中小城镇的茶馆，所谓肩背三弦，走遍四乡十八镇，这正是农村文娱活动的据点。江南广大农村正是说书艺术的生根发育之地。待到说书人集中到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靠大书场和广播电台为生的时候，表明了说书艺术的发展的一个转折。在解放前的岁月里，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农村，已经养不活广大的说书人。其实，十里洋场的上海，又何曾是培育说书艺术的肥沃土壤呢？全